

JULES VERNE



1828 ~ 19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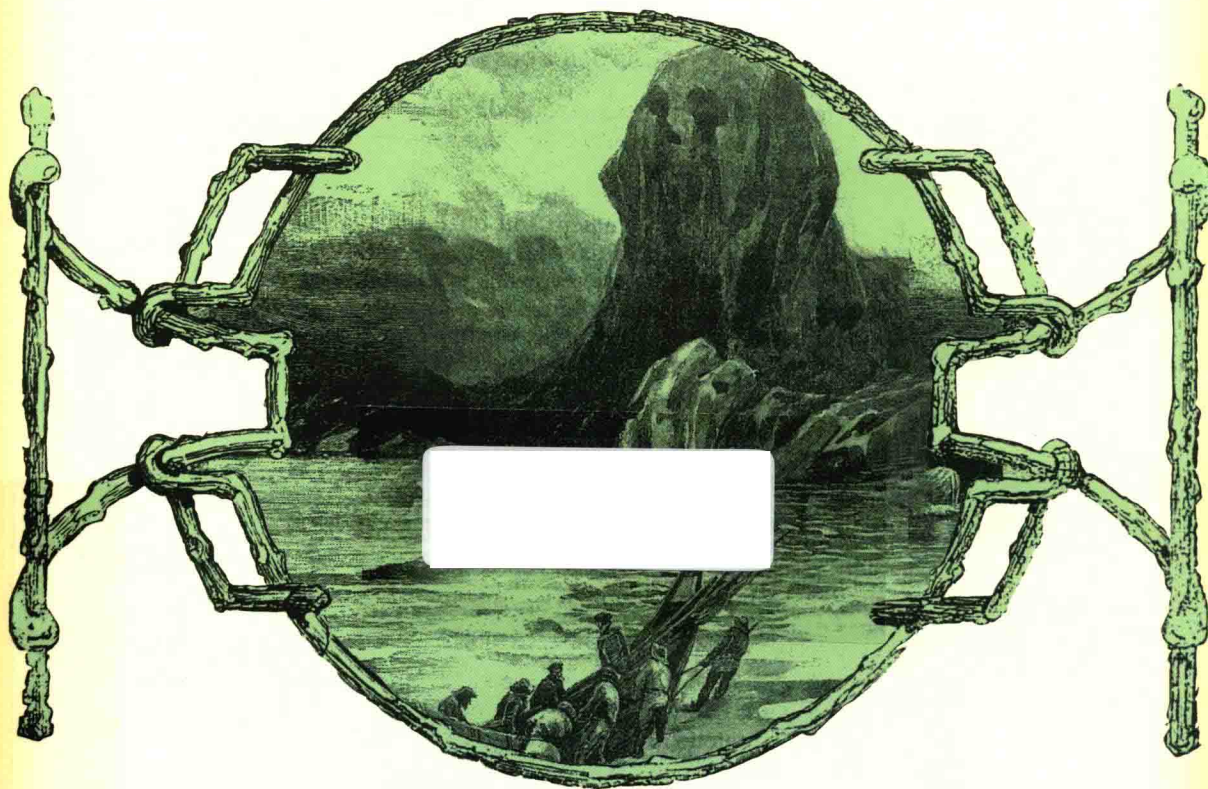
LE SPHINX DES GLACES



再读儒勒·凡尔纳

冰上怪兽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/ 著 袁树仁 李葆捷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LE SPHINX DES GLACES

冰上怪兽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/ 著 袁树仁 李葆捷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Jules Verne
Le Sphinx des glaces
根据法国奥摩尼布斯出版社 2002 年版本译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上怪兽/(法)凡尔纳著;袁树仁,李葆捷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再读儒勒·凡尔纳)
ISBN 978-7-02-011535-8

I. ①冰… II. ①凡… ②袁… ③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9842 号

责任编辑 王瑞琴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0 千字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.75 插页 3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535-8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目 录

第 一 部(袁树仁 译)

第 1 章	克尔格伦群岛	001
第 2 章	双桅纵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	011
第 3 章	兰·盖伊船长	023
第 4 章	从克尔格伦群岛到爱德华太子岛	035
第 5 章	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小说	049
第 6 章	“像那微微张开的裹尸布!”	064
第 7 章	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	075
第 8 章	驶向福克兰群岛	087
第 9 章	“哈勒布雷纳”号整装待发	097
第 10 章	远征之初	110
第 11 章	从桑德韦奇地到极圈	121
第 12 章	极圈与极地大浮冰之间	133
第 13 章	沿极地大浮冰前进	146
第 14 章	梦幻中的声音	158
第 15 章	贝尼小岛	167
第 16 章	扎拉尔岛	176

第 二 部(袁树仁 李葆捷 译)

第 1 章	那皮姆呢?	187
第 2 章	下定决心	200
第 3 章	消逝了的群岛	210

第 4 章	从 12 月 29 日到 1 月 9 日	221
第 5 章	突然偏驶	231
第 6 章	陆地?	243
第 7 章	冰山翻倒	256
第 8 章	致命的一击	265
第 9 章	怎么办?	277
第 10 章	幻 觉	286
第 11 章	迷雾之中	296
第 12 章	营 地	305
第 13 章	德克·彼得斯跃入海中	317
第 14 章	三言两语话十一年	327
第 15 章	冰上怪兽斯芬克司	336
第 16 章	十二比七十	351

第一部



第1章 克尔格伦群岛

这部故事题为“冰上怪兽”，估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它。这无关紧要，我仍认为将它公之于世确有必要。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悉听尊便吧！

这个饶有兴味而又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，始于德索拉西翁^①群岛。恐怕再也设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地点了。这个岛名是1979年库克^②船长给它起的。我在那里小住过几个星期，根据我的所见所闻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著名英国航海家给它起的这个凄惨的名字，是完全名副其实的。“荒凉群岛”，这个岛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

这组岛屿位于南纬49°54′、西经69°06′。我知道，在地名表中，一般称它为克尔格伦群岛。之所以这样叫，是因为早在1772年，法国克尔格伦男爵便首次在印度洋南部发现了这些岛屿。当然，那次航行时，这位海军准将还以为他在靠近南极海洋的边缘上发现了一块新大陆。下一次探险航行中，他只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这只不过是一个群岛，共有大小岛屿三百多，位于广阔无垠、渺无人烟的洋面上，南极的狂风暴雪几乎从不间断地袭击着它。请诸位相信我，对这组岛屿来说，“荒凉群岛”实在是唯一贴切的名字。

然而群岛上是有有人居住的，构成克尔格伦人口主要核心的，是数名欧洲人和美洲人。到了1839年8月2日这一天，由于我来到圣诞-哈尔堡已两月之久，这个数字就又增加了一个个位数。我这次来到这里，本是为了进行地

① 德索拉西翁意为荒凉、渺无人烟。

② 库克(1728—1779)，英国航海家。



质和矿物研究。现在工作已经结束,我只等待时机,准备离开了。

圣诞港位于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上。该岛面积四千五百平方公里,相当于科西嘉岛面积的一半。圣诞港港口相当安全可靠,靠岸自由方便,船只可在水深四寻^①处停泊。北部,高达一千二百法尺^②的特布尔山巍然耸立,高踞于弗兰索瓦角之上。玄武岩将海角顶端剪成宽阔的弧形。驶过弗兰索瓦角之后,请你极目四望吧!你会看到狭窄的海湾和海湾内的星星小岛,迎着来自东方和西方的狂风傲然屹立。海湾深处,勾勒出圣诞-哈尔堡的剪影。让你的船只靠右舷直接驶入好了。进入泊位后,船只可只抛一只锚停泊。只要海湾不被坚冰冻结,掉头十分方便。

克尔格伦群岛尚拥有其他峡湾,数以百计。海岸线蜿蜒曲折,北部与西南部之间一段尤甚,状如贫苦姑娘裙裾的下缘。大小岛屿星罗棋布。土壤为火山成分,由石英组成,杂以发蓝的石块。夏季来临时,长出碧绿的苔藓,灰白的地衣,各种显花植物,茁壮刺人的虎耳草。只有上种小灌木可以生长,是一种味道极为苦涩的甘蓝,恐怕在任何其他国度里都是无法找到的。

这里正是适合巨型企鹅或其他企鹅群栖的地方。无数的企鹅群居住在这一海域。这种笨拙的水鸟,全身着黄、着白,昂首后仰,其翅膀有如长袍的衣袖,恰似一队道士,沿海滩鱼贯而行。

补充一句,克尔格伦群岛也为毛皮用海豹、长着长鼻子的海豹和海象提供了大量的栖身之地。捕猎这些两栖动物,收益可观,可以向某些商业部门提供货源,于是,吸引了大量船只前来。

这一天,我正在港口散步,我下榻的旅店的老板上前与我攀谈。他说:

“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,杰奥林先生,你已经开始感到度日如年了吧?”

旅店老板是位美国人,身材高大,膀大腰圆,已在圣诞-哈尔堡港定居二十多年。他开的旅店在这港口是独一处。

“阿特金斯大叔,只要你不会感到不快,我会回答你,确实时光漫长啊!”

“哪里的话!”这位正直的汉子反驳道,“你会想到,我对这一类的巧妙

① 法寻,水深单位,一法寻约合1.624米。

② 一法尺等于325毫米。

回答,已经司空见惯,就像弗兰索瓦角的岩石对大海的汹涌波涛已经习以为常一样!”

“而且你也像岩石一样顶得住……”

“毫无疑问!你在圣诞-哈尔堡下船,下榻于挂着‘青鹭’招牌的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旅店那天,我心里就想,不出一个星期,最多不出半个月,我的客人就会厌烦,就会后悔涉足克尔格伦群岛了!”

“不,阿特金斯大叔,我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,都从来不后悔!”

“这习惯可真好,先生!”

“何况,我足迹踏遍整个群岛,观察到了很奇特的东西,受益匪浅。我穿过了起伏不平、被泥炭沼分割成一块块的辽阔原野,上面覆盖着坚硬的苔藓。我会带回奇异的矿物和地质标本。我参加了你们这里的捕捉海豹活动。我观看了你们这里的企鹅群,看到企鹅与信天翁友好相处。我觉



“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,杰奥林先生,你已经开始感到度日如年了吧?”



得这很值得观察。你不时为我做香槟海燕，亲手烹调。胃口不错的时候，这道菜相当鲜美。总之，我在‘青鹭’旅店受到极好的接待，我对你感激不尽……不过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智利的三桅船‘派那斯’号在隆冬季节将我送到圣诞-哈尔堡，已经两个月了……”

“于是你盼望着，”旅店老板高叫起来，“杰奥林先生，回到你的家乡，那也是我的家乡；回到康涅狄格州，重见我们的州府哈特福德……”

“当然，阿特金斯大叔，因为我在世界各地奔波已经快三年了……早晚有一天，必须停下来，扎个根……”

“对！对！一旦扎下根，”美国人眨着眼睛，对阵道，“最后就会生出枝叶来！”

“言之有理，阿特金斯大叔！不过，我家里已经没有人，很可能我家世系到我这里就要断后了。我年已四十，哪里还会异想天开要长出枝叶呢！我亲爱的老板，你倒是这样做了。你是一株树，而且是一棵参天大树……”

“一棵橡树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棵苍翠的橡树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杰奥林先生。”

“你服从了自然法则，这是对的！可是，既然自然赋予了我们双腿以行走……”

“自然也给了我们以坐下的本领呀！”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善意地大笑着，巧妙地回答，“所以，我就舒舒服服地坐在圣诞-哈尔堡了。我的老伴贝特西给我生了十多个儿子。将来，儿子还会给我生孙子。孙男娣女欢绕膝前，像小猫崽一样……”

“你永远不再回故乡去了吗？……”

“回去干什么呢，杰奥林先生？我能干什么呢？……一贫如洗！……相反，在这里，在这荒凉群岛上，我却从未有过伤心痛苦的时刻，我和家人可以混个小康生活。”

“这毫无疑问，阿特金斯大叔，我向你祝贺，你很幸福……不过，某一天，一种欲望潜入你的心中，也不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挪窝的欲望吗，杰奥林先生！……算了吧！我已经对你说过了，我是一株橡树。一株橡树已经深深扎根，直到树干的中段都已埋在克尔格

伦群岛的石英之中，这棵树，你试试挪挪看！”

这位可敬的美国人，完全彻底地适应了这里的一切。群岛变幻无常的气候使他受到了有力的磨炼。听到他讲出这一番话来，让人心里好不痛快！他和他的一家生活在这里，就像企鹅生活在群栖地一样。母亲是一位勇敢的胖妇人；儿子个个长得健壮结实，从不知道咽峡炎、胃扩张为何物。旅店生意兴隆。“青鹭”顾客为数不少，凡在克尔格伦群岛中途停泊的船只、捕鲸船及其他人等，均前来光顾。旅店为他们提供羊脂、油脂、沥青、大麦粉、调料、糖、茶、罐头、威士忌、杜松子酒、葡萄烧酒等。你想在圣诞-哈尔堡找到第二家旅店，只能是枉费心机。

说到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的儿子们，他们有的是木匠，有的是帆篷工，有的是渔民。暖季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在动物经过的各处深海，捕捉两栖动物。他们都是勇敢正直的人，直截了当地说吧，他们乖乖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……

“总而言之，阿特金斯大叔，”我对他说道，“我能来到克尔格伦群岛，非常幸运。我会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这里……不过，能踏上归途，我是不会不高兴的……”

“好啦，杰奥林先生，耐心一些吧！”这位哲学家对我说道，“永远不要盼望或加速分别时刻的到来。再说，不要忘记，好天气不久就会回来啦……再过五六个星期……”

“可是直到目前，”我高声喊叫起来，“高山和平原，岩石和海滩，都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太阳甚至无力驱散地平线上的薄雾……”

“此话差矣，杰奥林先生！白色的衬衣下，已经可以看到嫩绿的野草往外钻啦！……你仔细瞧瞧……”

“让我仔细看看，果然如此！……咱们说句真心话，阿特金斯，你敢断定，这八月份，冰块还不会淤塞你们这里的港湾吗？这里的八月，相当于我们北半球的二月……”

“肯定是这样，杰奥林先生。不过，我再对你说一遍，要耐心！今年冬季很暖和……船只很快就会有在东方或西方的海面上出现，因为鱼汛旺季



即将来临。”

“苍天在上，但愿老天听见你的话，阿特金斯大叔。但愿上苍能顺利引来双桅纵帆船‘哈勒布雷纳’号，这艘船大概很快就要到了！……”

“兰·盖伊船长，”旅店老板辩解道，“虽说是英国人，却是位心地善良的海员。——到处都有好人哪！——他在‘青鹭’补充给养。”

“你认为‘哈勒布雷纳’号……”

“一周之内肯定在弗兰索瓦角附近出现，杰奥林先生。否则，就是兰·盖伊船长不在了。如果兰·盖伊船长不在了，那就可能是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在克尔格伦群岛与好望角之间沉没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大叔作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手势，说明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。然后，他离开我走了。

我热切地希望旅店老板的预言尽快变成现实，我真的觉得度日如年了。照他说来，暖季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——所谓“暖”，当然是对这一海域而言。虽然这座主要岛屿的地理位置在纬度上与欧洲的巴黎、加拿大的魁北克相差无几，然而，这是在南半球。尽人皆知，由于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，太阳占据一个辐射源，南半球冬季比北半球更加寒冷，夏季则比北半球更加炎热。可以确信无疑的是，由于暴风雪的缘故，克尔格伦群岛的严冬季节是极为可怕的，海洋冰封数月，虽然气温并不特别低——平均气温冬季为摄氏2度，夏季为摄氏7度，与福克兰群岛或合恩角情形差不多。

毋庸赘言，冬季严寒阶段，在圣诞-哈尔堡和其他港口，再没有一艘船只前来停靠。在我说的这个时节，船只仍很稀少。至于帆船，由于担心被坚冰封锁航道，都到南美洲智利西海岸或非洲去寻找港口，最常见的情形是到好望角的开普敦去。几条小艇，有的被形成固体的海水封住，有的侧倾在海滩上，直到桅冠都覆盖着冰霜。这就是圣诞-哈尔堡海面展现在我眼前的全部景象。

克尔格伦群岛虽然温差不大，气候却潮湿而寒冷。群岛经常遭受北风或西风的猛烈袭击，并夹杂着冰雹和暴雨，尤以西部为甚。靠近东部，虽然阳光被云雾半遮半掩，天空却比较晴朗。这一侧，圆形山顶上的雪线



保持在海平面以上五十杜瓦兹^①处。

我在克尔格伦群岛熬过了两个月之后,单等时机到来,好乘坐双桅纵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踏上归途。热情洋溢的旅店老板从人员平易近人和航海技术两方面,在我面前对这艘船赞不绝口。

“你绝对找不到更好的船!”他从早到晚反复对我这么说,“在英国从事远洋航行的船长中,无论从勇敢无畏上,还是职业技能上,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的朋友兰·盖伊!……若是他更善谈一些,感情更外露一些,那他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的人了!”

我决定遵照阿特金斯大叔的嘱咐,一等到这艘双桅船在圣诞-哈尔堡停泊,就去预订船座。停泊六七天以后,船只就要继续航行,向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驶去,到那里装载锡矿石和铜矿石。

我的计划是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度过暖季的几个星期。然后我打算从那里动身返回康涅狄格州。我没有忘记在人为的预计中为偶然留下余地。正如埃德加·爱伦·坡所说的那样,“时时将无法预见的、意料之外的、无法想象的因素打算进去”,才是明智的,“侧面的、无关紧要的、偶然的、意外的事实,值得给予极大的考虑余地,偶然性应该不断地成为严格计算的材料”。

我之所以引用我们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的话,这是因为,虽然我本人是实用头脑,性格严肃认真,天生缺乏想象能力,但我仍然对这位描述人类奇特行为的天才诗人赞赏备至。

现在,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“哈勒布雷纳”号,或更确切地说,是我在圣诞-哈尔堡可能会有哪些登船机会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无须担心会感到沮丧、失望。那时节,克尔格伦群岛每年有大量船只来到——至少五百艘。捕捉鲸类成效显著,人们推断说,一只海象可以提供一吨油,即等于一千只企鹅的产油量。而最近几年,在这个群岛靠岸的船只已经只有十几艘了,大肆滥捕已使鲸鱼头数大大减少。事实正是如此。

所以,即使“哈勒布雷纳”号失约,兰·盖伊船长不来与他的朋友阿特金

^① 杜瓦兹为法国旧长度单位,约合1.949米。



斯握手言欢,也丝毫不用担心。我会很容易找到机会离开圣诞-哈尔堡。

每天,我在港口附近散步。太阳开始有点力气了。岩石、山中平台或火山岩柱,渐渐脱去雪白的冬装。与玄武岩断崖成垂直方向的海滩上,长出了一簇簇酒红色的苔藓。洋面上,五十码到六十码长的海带,蜿蜒起伏,随风飘荡,犹如丝带。平原上,靠近海湾深处,几株禾本科植物羞涩地抬起头来,其中有显花植物里拉,原生安第斯山脉;其次是火地岛大地植物区系的禾本科植物;也有本地土壤生长的唯一小灌木,前面我已经谈过,是一种巨型甘蓝,因具有抗坏血病的功能而成为珍品。

至于陆地哺乳类动物——水生哺乳类在这一海域比比皆是——迄今为止,我还从未遇到,两栖类或爬行动物也没有见到。只有几种昆虫——蝴蝶或其他昆虫——又没有翅膀。如果有翅膀,恐怕还未来得及使用,就会被强大的气流卷到波涛滚滚的洋面上去了。

有一两次,我乘坐过坚固的小艇。渔民们驾驶着这种小艇,迎风破浪前进。阵阵海风拍打着克尔格伦群岛的岩石,如投石器一般轰然作响。甚至可以尝试乘坐这种船只远涉重洋到开普敦去。如果肯多花时间,说不定能够抵达那个海港。请诸位放心,我是绝对不想这样离开圣诞-哈尔堡的……不!我正在等待着双桅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。“哈勒布雷纳”号是不会姗姗来迟的。

漫游过程中,我的足迹遍及各个海湾。我很惊异地发现,海岸各处景色不同。这饱经沧桑的海岸,这奇特的不可思议的骨架,完全为火山构造,它刺破雪白的冬季裹尸布,露出骨骼上发蓝的四肢……

我的旅店老板,安居于圣诞-哈尔堡家中,对自己的生活可谓心满意足。虽然他给我出了明智的主意,有时我仍然心急如焚!这说明,在这世界上,由于生活的实践而成为哲学家的人,仍然寥寥无几。在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身上,肌肉系统远比神经系统发达,可能他拥有的本能,更胜过智慧。这些人对逆境斗争能力更强,归根结底,很可能他们在人世间遇到幸运的机会就更大。

“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呢?……”我每天早上这样问。

“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吗，杰奥林先生？”旅店老板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说，“肯定今天就到。今天不到，明天肯定到！……肯定有那么一个头一天，是不是？到了第二天，兰·盖伊船长的国籍旗在圣诞-哈尔堡自由港上空迎风招展！”

当然，为了扩大视野，只要爬上特布尔山就可以了。登上海拔一千二百法尺高处，可远眺至三十四五海里开外的地方。甚至透过薄雾，说不定还能提前二十四小时遥望到双桅船？然而从山坡直到峰顶，仍然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，仿佛穿着臃肿的冬装。恐怕只有疯子才会想到攀登上山吧！

有时我在海滩上奔跑，吓得许多两栖动物仓皇而逃，跃入初融的海水之中。企鹅则笨重而无动于衷。当我走近时，依然岿然不动。如果它们不是那等愚蠢的模样，倒真想和它们攀谈一番，当然只能使用它们那种高声聒噪、震耳欲聋的语言了！而黑色的海燕，黑白两色的剪水鹱，鸬鹚，燕



一天，我有机会观看了一只信天翁起飞。企鹅们用自己最精彩的聒噪为它送行。



鸥和海番鸭,全都振翅飞逃了。

一天,我有机会观看了一只信天翁起飞。企鹅们用自己最精彩的聒噪为它送行——有如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,可能离开它们一去而不复返。信天翁这种强有力的飞鸟可以一口气飞行二百里^①,不事休息。速度亦极快,可在几小时内穿越遥远的空间。

这只信天翁,立于圣诞—哈尔堡海湾尽头一座高高的山岩上,岿然不动,注视着大海。浊浪拍岸,有力地撞击在礁石上,碎成千万朵浪花。

蓦地,大鸟展翅高翔,脚爪收拢,头部用力前伸,有如船头的斜桅托板。它发出尖声鸣叫,转眼之间,在高空中变成了一个黑点,消逝在南天的雾障之后了。

^① 法国古里,一里约等于四公里。下同。



第2章 双桅纵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

吨位为三百；桅桁稍倾，可以收风；顺风航行时速度很快。帆面可分前桅、主桅和船头三部分。前桅包括双桅船前桅、前桅帆、第二层帆和第三层帆；主桅包括后桅帆和顶桅；船头包括船首三角帆和大小三角帆。这就是圣诞-哈尔堡等待的斯库那船，这就是双桅纵帆式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的基本构造。

船上有船长一人，大副一人，水手长一人，厨师一人，加上八名水手——一共十二人，操作人手足够。船只建造牢固，肋骨及船壳板全部用铜销钉组装；船帆宽大；船尾轮廓开阔优美。这艘船，可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航行，操作灵活，最适于在南纬 40° 到 60° 之间行驶。它是比肯黑德造船厂^①的骄傲。

以上情况都是阿特金斯大叔向我提供的，而且伴随着多少赞美之辞啊！

兰·盖伊船长是利物浦人，指挥“哈勒布雷纳”号已经将近六年。船只的五分之三属于他个人。他在非洲和美洲的南部海洋上进行贸易活动，来往于各群岛之间，各大陆之间。他的双桅船之所以只拥有十二名船员，正是因为这艘船单纯从事贸易。如果要捕捉两栖类动物，如海豹等，人手就要增加，而且要装备渔具，捕鲸用的鱼叉、大鱼叉、钓鱼线等等为这种艰苦工作所必需的设备。我还要补充一句：这一带海面不甚安全，那时经常有海盗出没，靠近岛屿时应该倍加提防。但是，如果“哈勒布雷纳”号遭到

^① 比肯黑德造船厂为英国利物浦一家著名造船厂。



袭击，它是不会措手不及的：船上装有四门石炮，圆炮弹和成包的弹丸数量充足，炸药贮藏舱内储备相当丰富；手枪、卡宾枪挂在枪架上；最后还有舷墙保护网。这一切保障了船只的安全。此外，值班人员睡觉时总是保持高度警惕。在这一带海上航行，如果不采取这些防范措施，那是少有的粗心大意。

8月7日这天清晨，我半睡不醒地躺在床上。忽然响起旅店老板粗大的嗓门和用拳头打门的声音，我从床上跳下地来。

“杰奥林先生，你醒了吗？……”

“当然，阿特金斯大叔。这么大的声音，我还能不醒！——出什么事啦？……”

“东北海面上，六海里的地方，有一艘船，正朝着圣诞港驶来！……”

“是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吧？……”我猛然掀掉被子，高声叫道。

“再过几小时就知道了，杰奥林先生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今年的第一艘船，隆重欢迎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转眼之间我穿好衣裳，跟随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来到码头上，站在圣诞-哈尔堡海湾两端中间、观看远方地平线视角最大的地方。

天气相当晴朗，海面上最后的晨雾正在消散，海水平静无波，微风习习。由于信风的缘故，克尔格伦群岛这一侧，天空比对岸更加明亮。

二十来名居民——大部为渔民——将阿特金斯大叔团团围住。毫无疑问，他是群岛上最重要的、也是最受敬重的人物。因此他的话也最有分量。

那时船只进入港湾风向正顺。不过，正是落潮。已经看得见的船只——一艘斯库那船——正不慌不忙地降帆前进，等待着涨潮。

人群议论纷纷。我心急如焚，倾听着各种议论，并不插言。意见分歧，每一方都固执地坚持己见。

我应该承认——而且这使我心中十分难过——大部分人反对这只斯库那船就是双桅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的说法。只有两三个人表示了肯定的意见。站在他们一边的，就有“青鹭”的主人。